



国际安全问题  
参考丛书

# 武装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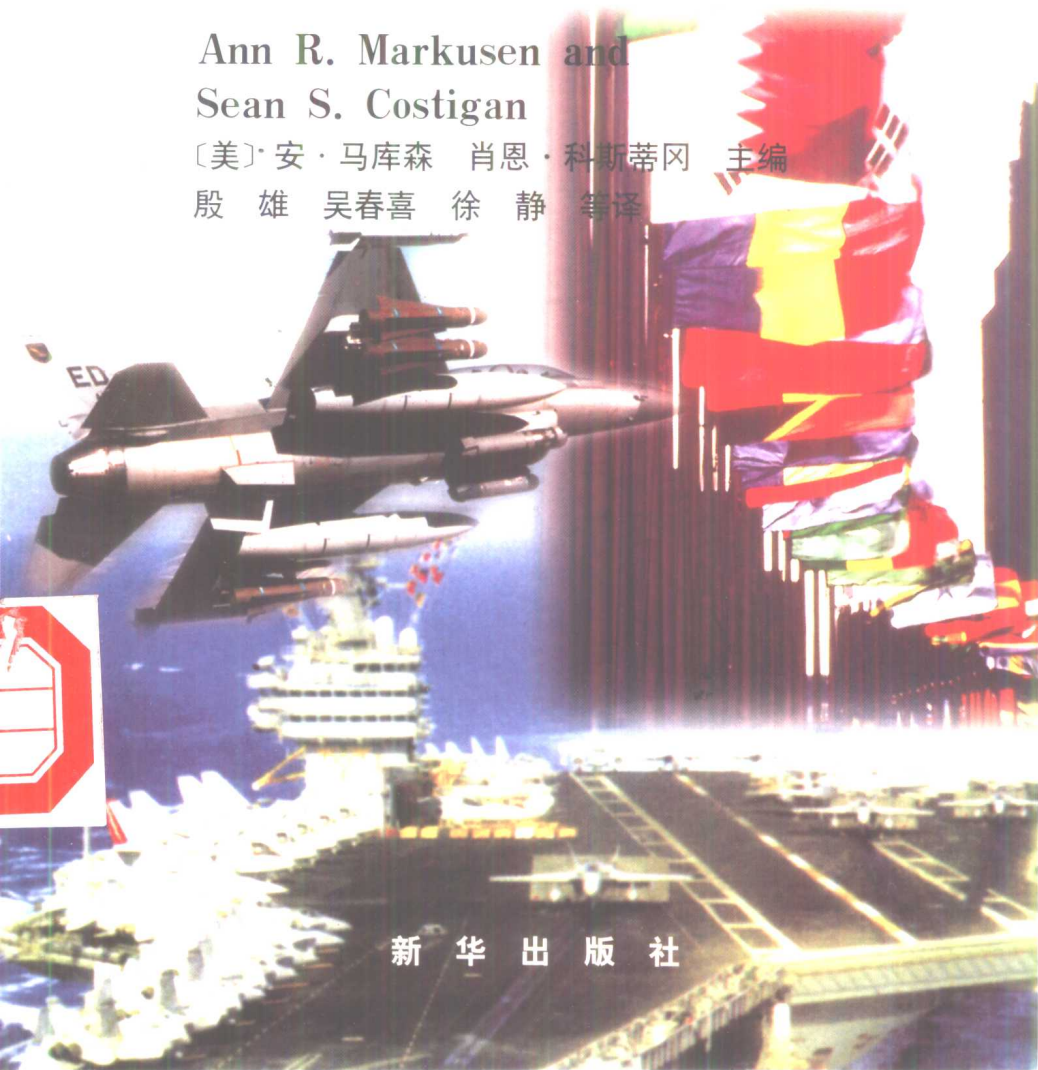
ARMING THE FUTURE

Ann R. Markusen and

Sean S. Costigan

〔美〕安·马库森 肖恩·科斯蒂冈 主编

殷雄 吴春喜 徐静 等译



新华出版社

# 武装未来

[美] 安·马库森 肖恩·科斯蒂冈 主编

殷 雄 吴春喜·徐 静 等译

殷 雄 审校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武装未来/(美)马库森(Markusen, A.R.), (美)科斯蒂冈(Costigan, S.S.) 主编; 殷雄等译.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9.12

(国际安全问题参考丛书)

ISBN 7-5011-4765-5

I. 武… II. ①马…②科…③殷… III. 国防工业-研究-美国 IV. F47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7642 号

Arming the Future: A Defense Industry for the 21st Century

Copyright © 1999 by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Inc.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9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版专有权属新华出版社

武装未来

[美] 安·马库森 肖恩·科斯蒂冈 主编

殷雄 吴春喜 徐静 等译

殷雄 审校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57号 邮编: 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5印张 340千字

2000年1月第一版 2000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4765-5/D·758 定价: 29.00元 (内部发行)

(提请读者注意: 本书正版封底均贴有防伪标志)

## 中译本前言

美国对外关系协会是一个非盈利的、无党派的国家组织，成立于1921年。它的宗旨是通过民间的自由交流，促进各国人民对国际事务的了解。本书的主编之一安·马库森博士是对外关系协会高级产业政策委员，曾经担任布鲁金斯研究所经济政策委员。另外一位主编肖恩·科斯蒂冈是《哥伦比亚国际事务在线》(www.ciaonet.org)编辑，曾经在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工作，并担任过对外关系协会科学、技术和产业政策副研究员。本书是美国对外关系协会两个小组的研究成果，小组成员都是当前美国各大学、机构与思想库的专家与学者，在国际上具有广泛的影响。由于这些专家与学者的政治与学术背景，加之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美国政界、军界、金融界和企业界等高层人士多次参加讨论，因此使本书的观点具有某种程度的权威性。有鉴于此，本书虽然不是美国官方的正式立场，但至少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美国的官方立场。

美国对外关系协会劳伦斯·库珀在为本书所撰写的前言中说，美国及其盟国在冷战中所取得的胜利，堪称

美国国防工业的一个杰作。美国是不是真正的冷战赢家，我们暂且不论，仅就美国国防工业在美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各个领域的重要性而言，库珀的观点很有代表性。

冷战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特殊战争，它持续了40多年，所花费的金钱数以吨计。以最具杀伤性与毁灭性的核武器为例，按照1996年的美元比价，以最保守的计算方法，美国在1940-1996年间用在发展核武器上的耗费约计5.8万亿美元，制造了约70万枚核弹头，另外还主要用于建造军事武器库，设置核武器的全球性控制系统，生产运载和投射核武器的导弹、舰艇和飞机，以及建立维持这些核武器所需的庞大工业体系。这笔巨资相当于美国同期国家军事拨款总额的1/3、国家总开支的10%。这笔资金可用于购买29亿辆私人汽车。美国在常规武器方面的开支更是高达13.2亿美元，而同期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为7.9亿美元。

美国虽然赢得了冷战（以前苏联的解体为标志），却并没有得到它所想要得到的全部东西。在4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建造起来的庞大国防工业体系，不论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还是从人们的心理状态与实际需要来说；不论是政界、军界人士，还是经济界人士或者普通公众来说；也不论是从现实情况，还是着眼于未来，这个体系都是一个难于处理的“烫手山芋”。这个工业体系今后将何去何从，在美国朝野引起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论。尽管这个庞大的

战争机器的物质、工业与技术基础至今仍然发挥着重大的作用，继续对世界政治、军事与经济格局的演变产生着重大的影响，但是，美国朝野内外已经达成共识，要对这个体系进行广泛而深刻的调整。尽管这种调整的目标不同，有人希望进一步加强这个体系，确保美国在军事技术领域继续保持领先地位；有人希望兑现美国政府对美国人民承诺的“和平红利”，即把削减国防费用省下来的钱用于解决国内急需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但是，美国的国防工业确实正在进行军转民与多元化，这一点是确实无疑的。

当柏林墙倒塌时，人们普遍预计，美国的国防工业要大规模地军转民。90年代初期，美国的军事采购费用下降了50%以上，企业合并与五角大楼的政策以出乎意料的方式改变了国防工业的面貌。40多家大型国防公司合并形成了四大巨头：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麦克唐纳-道格拉斯、雷神-休斯以及诺思罗普-格鲁曼，并且新一轮的跨国合并方兴未艾。鼓励军民两用技术的发展、军民一体化、军转民以及武器出口的新政策，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但是，合并后的国防工业也对美国的军事政策、竞争能力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将武器开发的费用维持在可控的水平？在只有少数几个竞争者的情况下，怎样确保技术创新？一个更加国际化的国防工业，能否与美国在前沿武器领域持续领先的地位相协调？能否避免常规武器的扩散？等等。

面对这些挑战，美国究竟应该怎样应对？是继续大刀阔斧地进行军转民呢？还是继续投入巨资，以维持这个庞大的工业体系的运转，进而导致新一轮的全球军备竞赛？本书作者指出，利润、技术和就业等因素，正在驱使着美国国防政策继续沿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开辟的那条不可思议的道路行驶。这就是本书作者的答案。

1999年1月19日晚，克林顿在国情咨文中提出，美国将在2000财政年度增加国防预算120亿美元，并计划在今后6年内共增加军费1100亿美元。这些数字不仅超乎各方预料，也创下了冷战后美国军费增幅的最高纪录。在这一看似突然的主观决定背后，实际上蕴含着许多完全必然的客观因素。

### 一、符合美国新军事思想和在新世纪独霸世界的政治野心。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军事大国，其军事强权建立在不断变化和充实的军事理论和居高不下的巨额军费基础之上。无论是马汉的“海权学说”，米切尔的“空中国防论”，还是格雷尼姆的“高边疆理论”，其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都是充分宣扬美国要通过控制海洋、空中甚至太空来实现其统治全球、征服世界的野心。

1998年12月1日，美国白宫公布了题为《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的报告，宣称在人类走向21世纪之际，美国仍然是世界上维护和平、繁荣及民主和自由的一支最

强大的力量。美国将奉行与新时代相协调的向前看的国家安全战略，其三大目标是：加强美国的国家安全、促进美国的经济繁荣和推动海外的民主事业；实施这项战略的手段是：加强军事实力、致力于美国外交、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金融稳定、加强民主自由的力量。“加强军事实力”显然是头等重要的手段。美国 140 万现役军人中有 25 万在海外，他们或长驻在海外军事基地，或直接参与各种军事打击或“维和”行动，其“职责”正是为了实施上述战略目标。

为了满足美国日益膨胀的霸权野心，美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军费一直呈不断递增态势。1950 年，美国军费只有 124 亿美元，1970 年达到 803 亿美元，1980 年进一步增至 1304 亿美元。到了 80 年代中期，为了实施里根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美国军费迅速上升到 2911 亿美元。此后 10 年，美国军费基本上维持在相对稳定的较高水平上，但其开支数额及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曾一度呈微弱下降趋势。1998 年，美国国防预算比上一财年增加 30 亿美元，1999 年又在 1998 年的基础上大幅增加 120 亿美元，达到约 2700 亿美元。目前，美国国防费用相当于世界各国军费总额的 1/3，是位居第二位的俄罗斯的 4 倍，是俄、英、法、德、日和中国六大国的近 1.67 倍。美国今后 6 年军费开支将超过上述六大国 6 年军费开支的总和。

在美苏之间长达 40 余年的核军备竞赛因冷战结束而划上句号之后，美国战略专家认为，美国安全面临的直

接威胁已经从核威胁转到地区冲突、生化武器扩散以及国际恐怖活动上来。为了履行“世界警察”的“职责”，美国决定将军力维持在能同时打赢两场地区性战争和“三街区战争”的水平。因此，虽然美国军费开支相当庞大，但早已不足以维持其强权地位和军事野心膨胀的需求。因此，近几年来美国在巨额军费预算外经常不定期地增加紧急防务拨款，比如在1998年4月通过的总额为56亿美元的紧急拨款法案中，直接防务开支就占一半左右。

## 二、顺应高新技术武器研制和军队现代化趋势的需要。

随着国际战略格局的调整和现代科技的不断进步，近些年美国军事理论界又提出了以信息战为核心、以数字化部队和数字化战场为主体的新军事理论和军事战略。为此，美国国防拨款不断向尖端技术开发倾斜。正如克林顿自己所说的那样，美国增加军费开支正是为了使美军在下个世纪仍然是世界上装备最精良的军队。

进入90年代以来，虽然美国的国防开支表面上比较稳定地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但就其开销结构而言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可以说，它已经由维持庞大的部队和军事基础设施向部队装备现代化倾斜，从在规模和数量上赢得单纯意义上的军备竞赛向争夺军事尖端科技优势和战争主动权、提高部队快捷有效的作战能力上倾斜。特别是近年来，美军不断裁减兵员和关闭军事基地，但整个军费水平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所增加，其

增加部分均用在尖端技术开发、新武器研制和采购方面。

高新技术武器开发和制造费用越来越高。F-15 战斗机的单机造价为 5000 万美元；F-117 隐形战斗机造价为 1 亿美元；B-2 重型战略轰炸机的造价超过 20 亿美元；新一代隐形联合空对地远程导弹系统造价达 30 亿美元；而航母造价之高更是令人瞠目，1998 年投入现役的“杜鲁门”号核动力航母就耗资 45 亿美元！可以说，在武器更新过程中，其费用是以几何级数的方式递增的。有报告统计，美国在海湾战争中所使用的各种制导弹药，其数量仅占全部弹药的 8%，而费用却占了全部弹药总费用的 84%。制导系统仅是美军目前武器装备的基本要求之一。因此，美国武器采购费用也随之呈不断增加之势。1999 财年，美军现代化武器采购已经从 1998 财年的 448 亿美元增加到 487 亿美元，而按国防部计划，到 2003 年，现代化武器采购费用将达到 550 亿 - 600 亿美元。

### 三、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增加军费提供了物质保障。

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特别是 1998 年首次实现了 1969 年以来近 30 年财政无赤字的“神话”，这为美国大幅度增加军费奠定了物质基础。

美国经济从 1991 年 3 月开始复苏，经过 7 年多强劲增长，特别是在 1997 年增长了 3.8% 的强势之后，1998 年经济增长趋缓，但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达到 3.3%。

近几年，美国经济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特

点。比如，经济发展周期加长，经济的周期性减弱，外界因素对美国经济周期的影响能力越来越小等等。这些新特点可以从1998年美国没有因亚洲及俄罗斯经济危机影响而陷入危机这一事实中得到印证。

另外，美国雄厚的经济实力还表现在科技实力的增强和经济结构更趋合理方面，可以承受更大的压力和风险，局部危机不至于使整个经济出现太大的动荡。可以说，今天美国经济的规模、技术质量和结构与10年、20年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经济亮点很多，包括股市、技术、信息、服务业、航空和汽车产业等等。

针对美国经济走势，美国经济界普遍认为，虽然目前全球宏观经济环境不甚乐观，但美国经济在目前失业率保持在4.6%、消费价格增长率保持在1.6%的低水平上不太可能出现衰退。因此，美国经济在未来几年内基本上仍将保持增长势头，只是增长水平可能继续放慢。

#### 四、反映克林顿和某些社会力量的共同意愿。

此次克林顿借发表国情咨文之机，提出大幅度增加国防开支的建议，不仅表达出克林顿本人欲摆脱政治压力重塑强权形象的决心，也与美国军方和某些社会势力的长期愿望恰好吻合。

克林顿上台后，曾根据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现实逐渐减少了国防开支。不幸的是，美军人员素质低、战备水平差、技术装备达不到专家预期效果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其严重程度已经到了让人们不能不对美国军队的战备状态提出质疑的地步。因此，人们将造成这种状

态的原因归咎于克林顿，批评他使美国军力削弱。此次，克林顿在军费问题上终于放开手脚，也是打着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幌子，为自己彻底走出政治困境创造机会。

1998年5月印巴的核试验重新点燃了以国会共和党人为首的某些势力极力复活“星球大战计划”的希望，这些势力认为美国建造和部署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时机已经成熟。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曾公开发表文章，夸大美国一贯实施的不扩散核武器政策已经完全崩溃，鼓吹必须建立庞大而“可靠”的导弹防御系统。因此，克林顿的这个建议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对共和党及其控制的国会的妥协。在此次增加军费开支的计划中，除了将用于新一代武器研制和采购外，还包括提高军饷、改善军营和军人住房条件、增加军人退役金以及改善军人及其家属的教育计划等丰富的内容，这自然得到来自军方的拥护。

由此可见，美国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大幅度增加国防预算，完全是由美国强权政治的本质所决定的，这与它一贯表白的和平裁军主张背道而驰。

美国国防工业进行调整的最大阻力来自军工产业集团自身。1999年3月，美国国会和舆论界造谣说中国“窃取”美国核技术，因而对美国构成威胁。这个谎言的背后，其实就是美国军工产业集团在作祟，是为了扩大国防预算而玩弄的一个政治把戏。

60年代初，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告别总统职位的

演说中告诫美国人民，要警惕军工产业集团对美国政府的不当影响，美国特殊利益集团取代美国民选政府制定政策的潜在危险是始终存在的。尽管艾森豪威尔意识到了军工产业集团在美国政治中的过大影响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潜在威胁，但由于军工产业集团在美国政治中势力过于强大，因此，在冷战期间，美国的国防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受美国军工产业集团操纵。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在其70年代初发表的《新工业国家》一书中指出，军工集团不仅决定着武器的开发和研制，还决定着武器的采购、部署，也就是说，决定着谁是美国的敌人。在冷战结束后，美国的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在冷战期间，美国的军工产业集团通过夸大苏联的军事威胁，从而使美国政府保持着庞大的国防预算。

虽然军工产业集团在冷战期间大发了冷战横财，但美国由于将庞大的资源用于国防，特别是自1983年里根政府决定实施“星球大战”计划以来，美国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美国的经济竞争力相对下降，美国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基础设施年久失修，教育和社会保障受到忽视。因此，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国内要求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教育、医疗保险和社会福利的呼声越来越高。1992年美国选民选举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为美国总统就反映了美国多数民众的愿望。克林顿当选总统后，认为在冷战后时代，美国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不再是国防安全，而是经济竞争力。因此，克林顿在其第一任期里将注意力放在加强美国经济竞争力方面，主张削减军

费，并搁置了“星球大战”计划，以减少财政赤字和改善美国教育等。美国军工产业集团感到这种发展趋势是对其利益的威胁。因此，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美国军工产业集团需要寻找一个新的敌人，以重新将国家安全置于首要地位。

美国军工产业集团为了恢复被克林顿政府在其第一任期里搁置的“星球大战”计划（现在称之为“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和“国家导弹防御系统”），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中国就成为美国军工产业集团寻找中的潜在敌人。从1992年到1995年，有关中国威胁论被美国舆论界炒得沸沸扬扬。先是利用中国90年代中期在台湾海峡的军事演习为借口，开始着重宣传所谓的中国“导弹威胁”。1997年军工产业集团抓住所谓的“非法政治捐款”问题，大肆宣扬所谓的中国政治献金影响了美国的高科技出口政策。指责美国一些卫星公司的“非法技术转让”，使中国大大提高了其导弹的性能，从而损害了美国的安全。美国国会为此特意成立了调查小组，对所谓的非法技术转让进行调查。接下来美国军工产业集团又利用所谓的W-88小型核弹头泄密事件，抛出了臭名昭著的《考克斯报告》，对中国横加指责，并耸人听闻地宣称中国由于窃取了W-88小型核弹头情报从而使中国的核弹头小型化，威胁了美国的安全。美国军工产业集团的真实目的，是迫使克林顿政府尽快实施在美国部署导弹防御计划。为此，美国军工产业集团需要寻找一个新的敌人。一旦美国政府批准实施这一计划，美国军工

产业集团又可以财源滚滚。

由此可见，美国朝野虽然对国防工业的调整达成了共识，但目的并不是真正想要削减军费预算，进而促进民用技术的发展，而是利用军转民、军民一体化和发展军民两用技术作为幌子，进一步发展高新技术，提高武器装备的水平与质量，以确保美国在军事工业的优势地位，同时为军工产业集团带来巨额垄断利润。

面对冷战以后 10 年来美国国防工业的变化，以及发生这些变化的原因，我们应该受到什么样的启迪呢？大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坚实的国防科学、技术与工业基础是维护国家安全与民族尊严的坚强柱石。**

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我们看到了西方列强先进的武器工业对世界和平与安全产生的严重威胁；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到野蛮轰炸，更使中国人民对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对中华民族尊严的损害具有切肤之痛。没有国防实力，便没有国家安全；没有国家安全，便没有发展经济的内外环境。尽管一个国家的实力是各种因素的综合反映，但拥有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和维系这支国防力量所必需的国防科学、技术与工业基础，则是一种核心的因素。美国总统克林顿就说：“一个强大的国防工业基础，是确保美国国家安全的關鍵。”所谓和平，只是两次战争的间歇期。未来国家安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军事技术与武器装备的落后，则是这种挑战最直接的体现。为了迎接挑战，打赢

未来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保持一个精干、有效的国防科学、技术与工业基础，是最基本的条件。回顾“两弹一星”给国家带来的安全保障，我们便不能不由衷地感激老一代国家领导人为我国的国家安全所奠定的物质与技术基础。面对新的国内和国际形势，我们必须对现有的国防工业基础进行调整，使之更为精干、更为有效，从而更能保障国家安全。

## 二、国防工业对技术进步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从历史上看，许多先进技术的发展，首先是在军事领域取得突破，然后再推广到民用领域。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把最先进的技术首先用在国防领域，并且许多尖端技术也是靠国防工业体系来维持与保密的。西方国家许多大型国防公司，都保持着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技术，而且还在不断地加大研发投入，以取得更先进的技术突破。世界上一些国防公司“巨无霸”对国家的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影响力极其巨大，除了它们的经济规模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中占据重要份额之外，它们手里所掌握的关乎国家安危的尖端技术以及开发更先进技术的潜力，则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尽管有些技术的开发成本是高昂的，但有时也是唯一的途径，因为在市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必须加大投入以取得突破。在很多情况下，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相比，后者更为重要。反过来，在国防工业领域所取得的技术突破一旦用于民用领域，就可发挥出巨大的技术优势，并由此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

### 三、国防工业对增加就业与维护社会稳定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人们对90年代初英国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的突然下台，印象非常深刻。撒切尔-梅杰政府的下台，有多种因素，但是，失去了国防工业界的支持，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国防工业界，都集中了一大批杰出人才，而且从事国防事业能够给人们带来极大的自尊心与自豪感。我国对研制“两弹一星”做出贡献的杰出人物进行表彰，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影响，其原因正在于此。国民经济是由多种领域构成的，而国防工业又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它对于扩大就业、拉动内需、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技术进步与维护社会稳定，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军转民、军民一体化与开发军民两用技术，是未来国防工业的发展方向，要实现这种战略转变，必须首先以现有的国防工业体系为基础，不断进行结构调整、精干队伍和促进技术进步，反过来又会对国家经济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

### 四、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是加强国防工业基础的重要途径。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必然会进一步加强，国防工业也不能例外。技术不分国界，同时也不分军民。许多军用技术可以转化为民用技术；民用技术也会用于国防领域。美国与欧洲的许多大型国防公司进行跨国合并，正是基于